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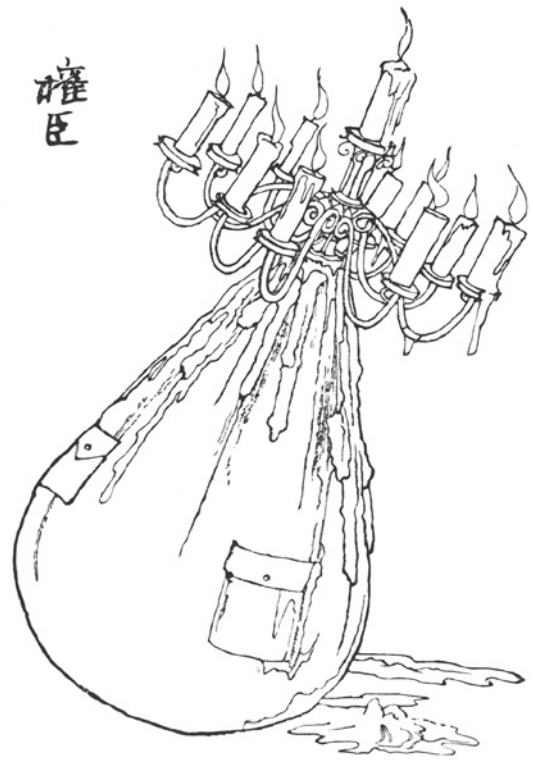
金陵剧场角色绣像



太监

一个树根盆景架子经过加工之后顶部被挖出一个弧形凹陷。内藏电机驱动中心部分旋转使凹陷处的两个核桃不断地转动。

在政治斗争的智力赛场上，太监的成绩就像服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一样出色。他们同时具有男子的求胜意志和女性的细腻敏感，因此表现出压倒性的优势。这样的选手入场对他人是极不公平的。因此太监通常被规定不能参与政治的智力游戏。但是正如混乱的球赛会引发球迷斗殴，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之后，太监的入场顺理成章。他们通过穿越性别阴阳的身心拓展训练，早就习惯于站立在内与外和上与下之间。沟通者成为谋划者，台下忙乎的人成为木偶操控者，一如多年之后商人管理着生产者，苦心谋划而获得的权力和财富却无法遗传。太监对之的追求似乎纯粹出于审美和自我实现。就像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交，那是爱。



权臣

蜡烛做的不倒翁。上部的烛台为铁质。观众可推动使之左右摇晃，但不会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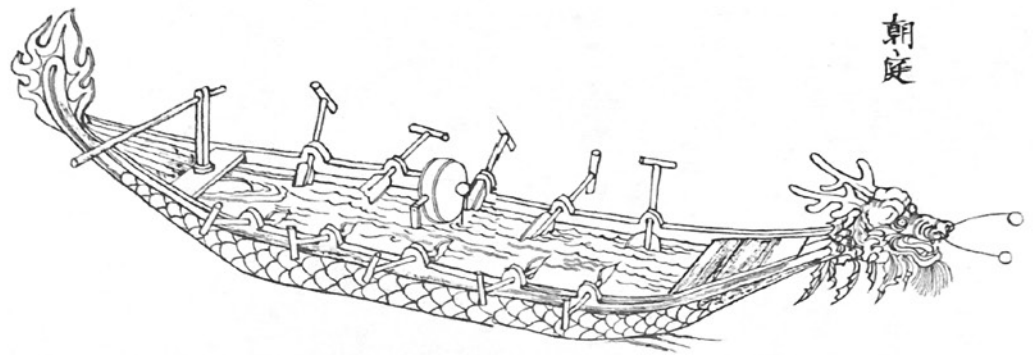
当权臣的实际权力已经压过他名义上服务的人，周边的人开始输诚和劝进。这由秘密慢慢地演变成路人皆知的潮流。最后，劝进变成一种白热化的竞赛。于是祥瑞和讖言应运而生。台阶都已经为他搭好，权臣本人开始将信将疑，而被操控的帝王惶惶不可终日。他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，并且成功地说服了自己。权臣最终放弃了自我激励，并非出于对先帝的承诺，也不是同情砧板上的猎物。权臣或许要得更多。他满足于享有控制权的事实，同时要收获史书上的表扬。或许他担心的是报应，他不愿意自己的后代陷入同样的局面。其实，他比所有的人都更深知权力的本质。



功德碑

一个大秤杆。秤盘上是沙子上面印有一对人的脚印。秤砣为一颗石头，雕刻成月球表面的环形山纹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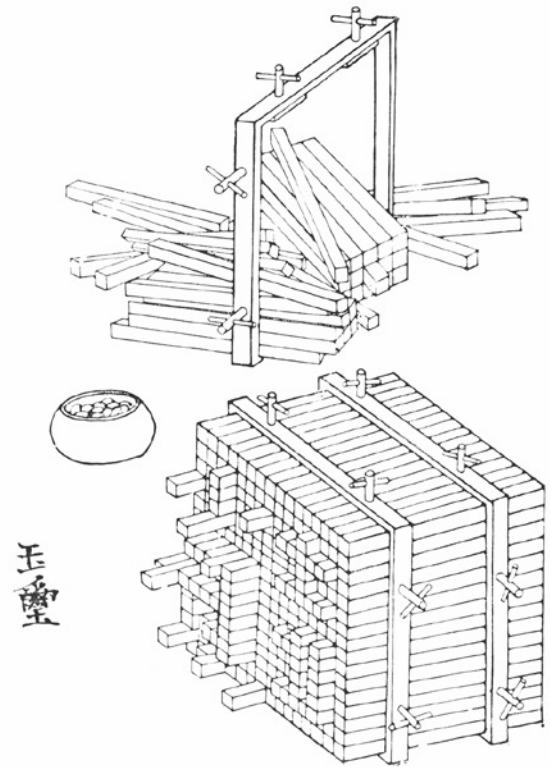
由帝王或官员自己竖立的功德碑过分自吹自擂和强词夺理，早就名誉破产。他们一方面耐心地期待来自底层的表扬，失去耐心的时候，就换一种巧妙的方式——他们交换赞美，互相赠送功德碑。过于丰富的历史经验，以及对于肉体不朽的绝望，把很多肉体变成了功德碑的底座。一些人战战兢兢的一生，只是为了赢得功德碑上的数句赞美。这种欲望成为对人生的一种监视。尽管在监视之下的生活有几分不自然，它还是让人们的行动有了某种底线。但是心思最细密的人知道，简单的功过评价无法消化自己凌厉的故事。而目光最远大的人深知功德碑可以建立在人们的口中，也就无须侮辱石头的清白。于是我们拥有了无字的碑。



朝廷

一龙船内部装水。很多桨和一个舵朝内安装，可多人划水。水动引发鼓槌击鼓发出鼓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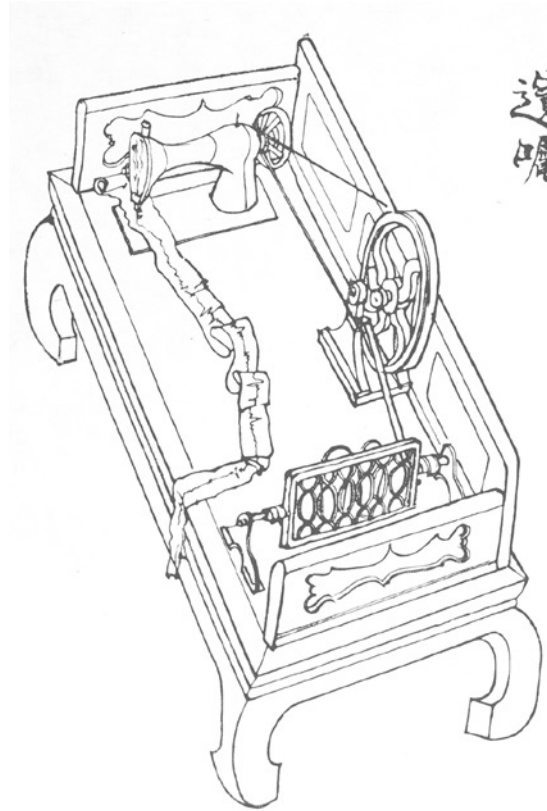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被称为朝廷的空间可大可小，但毫无例外的是，他们时常忘记它将作为一个棋子参与世界的棋局，而是把自身变成棋局本身。这是此类空间的狂妄。进入朝廷之后，入局者时常产生一种错觉，认为这里的纷争就是世界全部的纷争，这里的改变将带来世界巨大的改变。入局者也经常忘记世上还有更多的朝廷，于是他们短兵相接地展开了各类体育活动，争夺座位和音量，万花筒般地组合出联盟和敌对关系。这里不但以驱逐出局作为惩罚，也热爱羞辱和猎杀。他们关心内部的改变，总是远甚于外部的改变。只有当外部变化大到成为敌意，朝廷才会成为一架有效的机器，但是往往为时已晚。在朝廷中游泳总是危险的，因此每一个身居朝廷的人都夸大地表达了对乡土的挂念。虽然在紧要关头，丁忧作为坏消息，往往有另一层含义。



玉玺

方形木棍充当像素成组捆扎在一起，可调整凹凸形成不同的印面文字成为不同的印章。木方子为 19×19 根。平放时可以作为围棋棋盘。用铜件制作边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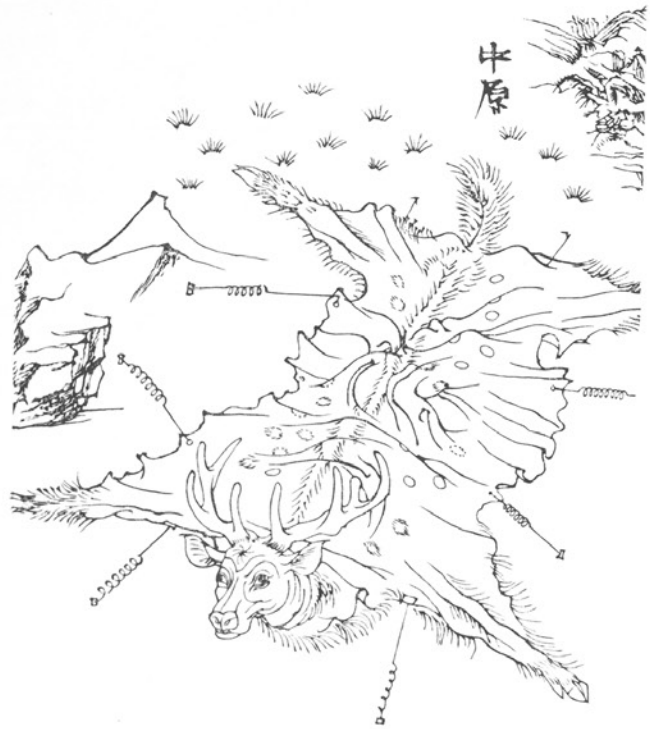
玉玺一点都不自恋，它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太多的替身，它早就由最初的愤愤不平变得充满幽默感。它知道这些复制品有的歪瓜裂枣，有的可以乱真，但都并不妨碍它们像神奇的药丸一样，为大大小小的皇帝提供慰藉。没有玉玺的白板皇帝面对臣子的时候难免有点没面子，所以符印总会随之降临。玉玺会神奇地重现于世界。玉玺认为这些私刻的复制品也是自己的真身。只要根据需要创造，总比将它自己越磨越薄要来得合理。倒是苦苦寻求原作的人显得过于偏执了。自信的君王从不需要这些，他的军队就是天命。



遗嘱

一张雕花床上横向安装了一套拉长了的缝纫机。缝纫机头在枕头的位置，它不断地在布条上缝出杂乱的线条。脚踏板则在脚部的位置。该装置需要人为推动脚踏板摆动，使缝纫机开始工作。

公开的遗嘱制造失望和诅咒，所以遗嘱有时被秘密保存。遗嘱中要求的，都是主人在生前不愿意最后宣布的，这有助于他把权威维持到最后一刻，享受猜测和恐惧和希望所制造出的顺从，因此遗嘱是最后一次行使权力。但在缺少有效的遗嘱执行人的时候，无论是财产分割、未来规划，还是继承人问题，都难于按照写作者的遗愿发生。而在遗嘱执行人足够强大的时候，他本人就是阐释学混乱的根源。秘密的遗嘱或者最终没有被发现，或者被篡改，被曲解，甚至被伪造出来。这为混乱添加了一点合法性。



中原

一张不断地抽搐的鹿皮，由机械感应装置驱动，当人一靠近鹿皮便开始战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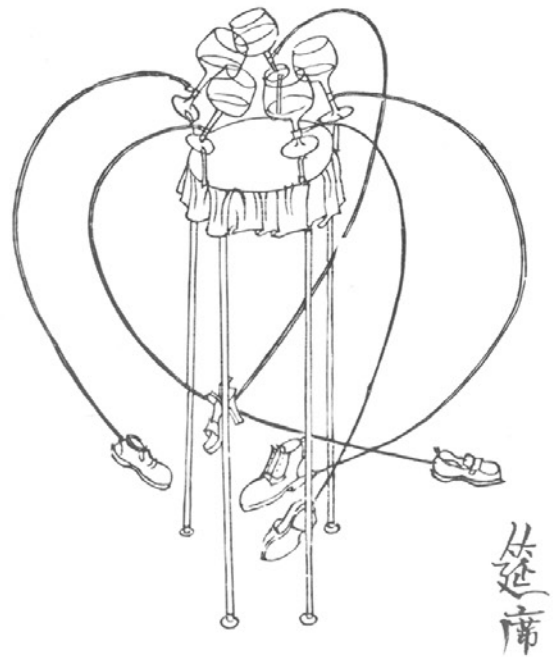
中原本来并不是脆弱的猎物。它也曾经耀武扬威统御四方，积累起财富，创造农业和人口。但是自从人口四散去探索四周的耕地，文明在陶罐上发芽变成字体，中原的天险似乎一下子降低了级别，它在猎食者的爪牙之下像鹿角一样形同摆设。它徒有鹿的敏感，却无法长出鹿的奔跑。中原就此无辜，任凭野心丧乱揉虐。肝脑涂满中原，膏液润泽野草。生命的肥料让中原越来越肥沃，让它盛产王国、战争和灾害。雄性动物对中原持续的爱让它频繁地更换主人，成为混血的熔炉。偶尔，中原会炫耀它古都的密集和英雄的众多，正如一头衰老的瘦鹿炫耀它满身的伤痕。



商人

一组放大的牛顿撞球。球体用铜金色，拉动使球体互相撞击。支撑结构为马鞍和船龙骨形状。

一开始，商人把物资的占有当作利润的源泉。他们很快发现，守株待兔的囤积只是在时间中搬运物品，这远没有在空间中移动物品来得有效。商人进化成运输者。他们长出驼峰和轮子，并学习见风使舵。故乡越来越远，商人在旅行中渐渐失去了口音，并发现数字是更通用的语言。再后来，一些人发现，比各地之间物质的有无差别更重要的，是掌握道路。于是他们更进一步成为渡口和桥梁的控制者。最终，个别最伟大的商人发现，如果人们并不需求什么，那就必须教导他们去需求，培养他们的渴望。然后囤积搬运和管道才有机会成为盈利工具。于是商人成为价值观的塑造者。正是从这时候开始，商人的动作引起了政治家的警惕。他们发现商人已经插手自己的领域，于是商人们被宣布属于一个危险的部落，他们只被允许统治甲骨文时代。



筵席

用摇晃重力玩具的原理，桌面上为一组酒杯不断地互相碰杯发出声响。下为鞋子配重。鞋子的互相交叉碰撞，状如筵席桌面下脚的小动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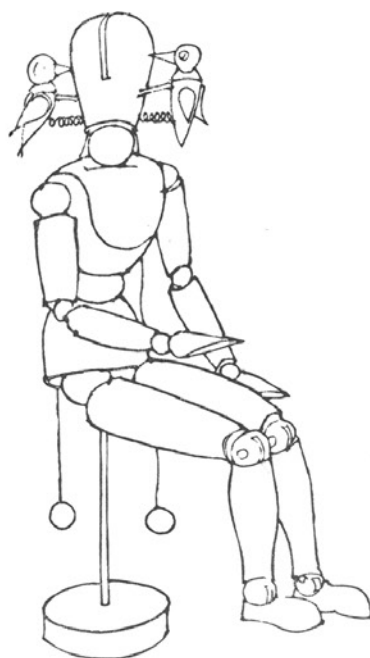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社会剧场，筵席见证了太多的谋略同盟争执和妥协。她深知笑里藏刀，话中有话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酒后吐出来的依然不是真言。她知道座位包含象征，食物只不过用来观赏和润滑谈话而且充满暗示。她知道桌面下的脚忙个不停，有的在发抖，有的在催促、制止、提醒、沟通，有时是勾引。脚在桌面下的柔韧度像瑜伽大师一样匪夷所思，比手指有更丰富的表情。她曾看见一只脚在为隔了一个座位的人手淫。她也曾目睹两双脚在桌面下过招。她还曾经看见一只脚能握笔在鞋底里写字，之后还不动声色地和别人交换了鞋子。而桌面上的人们表情如常，彬彬有礼。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之后，筵席深信自己随时可能被掀翻。此外她确信没有桌布的筵席将索然无味。



告密者

一个马耳他十字机芯改造成的装置。一丛芦苇和一只鹤紧靠着旋转，每一把芦苇的根部都是刀子。鹤并不知道危险逼近，直到有一根芦苇敲响了她背后的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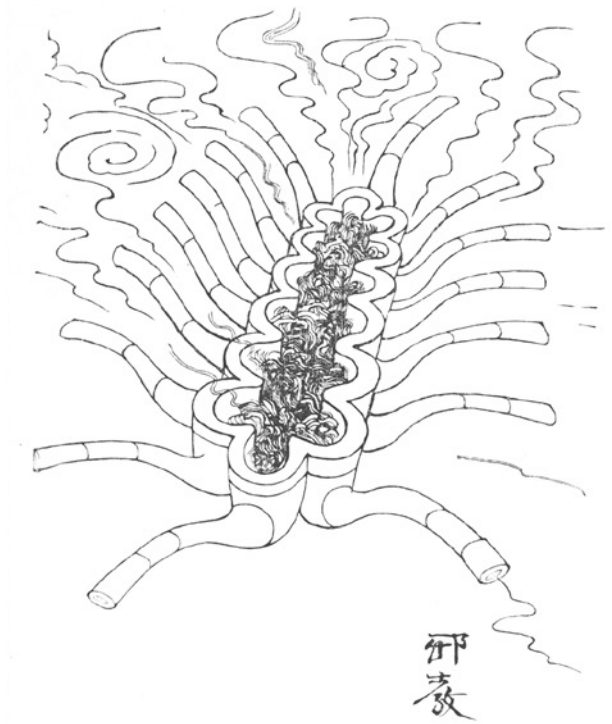
权衡再三，精密计算之后，告密者确定他所知晓的这个秘密对自己而言前景不佳，它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阵营，把自己摘离。保险起见，它本来更愿意只是提供暗示，稍微在无意吹过的风中掺入一点异味，在树根上留下一点痕迹。后来，它意识到如此微妙的信号不但难于被正确理解，就算起作用也未必算在自己的头上。它不得不破坏形象，趁着黑夜出奔，把秘密和盘托出。但是背叛带来的不安攫住了它。为了摆脱道德上的不舒服，告密者对自己说，它并不是投奔利益，而是观念上无法认同。它不是拯救敌人，而是拯救历史。由于告密者的存在，对那些看上去前程远大的人下手总是有着巨大的风险，因为你身边全是把赌注押在强者身上的人。



说客

吸盘加木制啄木鸟玩具吸附在抽象人体模型上。拉动啄木鸟下的拉绳会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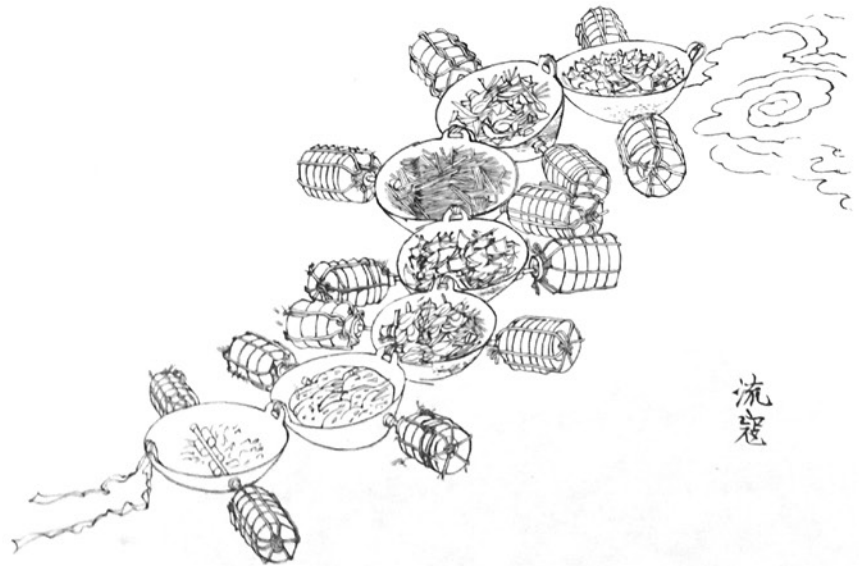
说客唯一的武器是历史经验。把一面铜锣给历史学家让他对着独裁者敲一敲，他就是谏官了。他不怕独裁者，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历史。这种说服近乎威胁，而内行人都知道这正是说服的本质。只有犹豫不决的人才是可以说服的。但说客深信每块石头都在心中摇晃不已，因此都是可以说服的。他们深信每个人都等待着别人来为他做出决定。他们统一的表情都是为对象着急，比对象更为他们自己着想。他们像心理医生一样告知对象真正的需求，创造出恍然大悟。至于说客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，他其实没有把握。据说，在说客培训班里有一种随意交换立场的说服力竞赛。不过所有的说客对此都矢口否认。



邪教

一个可以大家一起抽的多嘴烟斗。

是的。我就是你们等待了多年的弥勒下生。我就是弥赛亚。我为了拯救你们而来，我的神通你们都已经看见，我已经解释了一切。我就是真相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喝下这杯神奇水。那是你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欢乐。你们将不再饥饿，不再需要医药，你们将刀枪不入，你们将在即将来临的末日中生存下来。现在，你们要保守秘密。你们要成为兄弟，你们要捐献所有的一切给至高的真理，你的财产家人身体从现在开始都已尽属于真理。怀疑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！不要思考，不要检验，那是魔鬼的诱惑！你们要每天背诵真理的声音！这些纯洁的孩子将监督你们遵守教规。你要远离这个丑恶的社会，你们要清除身边的异端。今天你就应该开始去传播真理的声音，发展我们的秘密组织，参与我拯救世界的伟业。警察将奈何不了你，死亡将是真正的大乐的开端。现在，跟我来吧！



流寇

用草绳绑的成叠的碗作为车轮，铁锅作为车身，互相连接成长虫状，锅里面有翻动的断筷子、破瓷片、果核等物，越接越长。

流寇并非真正的旅行爱好者，他们是由追剿者创造出来的怪兽。没有人会去阻挡亡命之徒的锋锐，而跟着追击流寇后面的老弱病残并收复被洗劫过的城池，不但是发财机会，更是积累战功的最佳策略。这一点所有的军阀都了然于胸，于是只追不拦的政府军创造了流寇。流寇得以裹挟更多的人口，直到其中裹挟进一些合作的读书人。他将教会他们赋予自身名目的合法性。流寇开始把造反称为征讨，并拥有了和对手同样文采斐然的檄文。但读书人也教会流寇组织政权的技术，从这时开始流寇将丧失游击战的优势。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城池和边界，转而成为并不擅长的防守者。以静制动是消灭流寇的最佳策略。只要包围和切断资源并耐心地等待，流寇的惨烈内斗立刻登场。分裂之于流寇之败的作用，将远甚于天险。



神医

陶瓷或石头人体迷宫放入珠子。可以扶着朝各方向倾斜使珠子走出迷宫，发出清脆撞击声成为乐器。外轮廓为葫芦状，底下亦为葫芦状，形成乐器的共鸣腔。

我通晓道理，我认为身体和自然山川宇宙星辰是按照同一种逻辑组织起来的，因此我把植物和动物都视为身体的成分，我经常把身体当作一棵树和一条河。真正的神医也能够治国，我所不能医治的只有两类，贫穷和衰老。就我和植物的关系而言，我是榨汁机。就我和动物的关系而言，我是教师。其实我是事物关系的组织者和调节者。所有的神医其实都是最终的失败者，但是医学是一种最好的训练。医学使我获知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：帝王的身体并不比贱民的身体更强壮，因此我漠视权力。疾病只是世界的错误，而世界的错误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。治疗所能做的只能是减小比例，这是一个数学问题。我要做的不会是一种手术，我只需要陪着你，让你更容易接受死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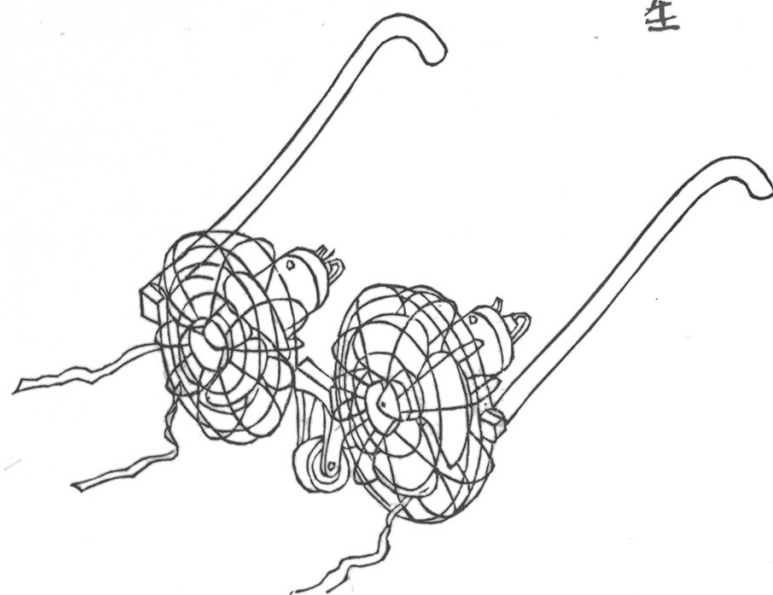
烈女



烈女

中国老式脸盆架。四脚用剪刀代替。珍珠项链拉动铰链装置使剪刀旋转。脸盆内有雨花石，水溅在镜面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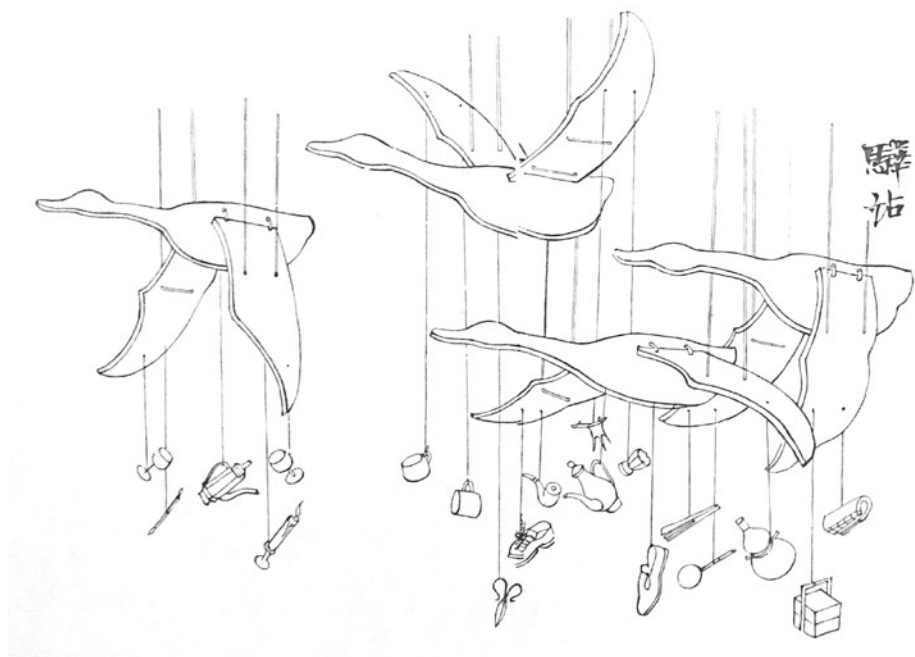
缝纫机的线用头发代替，一个光头女孩，用这台缝纫机在月份牌上不断地绣上日期。烈女是一个被成功洗脑的可怜的人，她观念上受到的残害比脚骨更严重。她用训导故事中的人生取代了自己的人生。于是不可理喻的尊严战胜了求生的本能和欢乐。她把一份性关系置于过分神圣的地位，有时候这种性关系只是预约的名分，甚至连一次都没有真的发生过，就可以成为她长久自闭或自杀的理由。连父亲都无法接受这种偏执。她所换来的，是一种冰冷而简朴的石头建筑。只有当她的付出造就出一个辉煌的儿子时，她才被认为是为了希望而活着。事实上烈女比想象的要稀罕，虽然在记载中她更显眼，因为大多数的女人都不选择这种绝望。



书生

两台电风扇组成眼镜形状。眼镜在鼻梁上的支架被一个轮子取代。眼镜腿成为独轮车的扶手。表演者推着眼镜独轮车对着各种物品吹。

人们有时会故意调戏书生，邀请他为事物提供引经据典迂腐不堪的阐释然后报以哄堂大笑，以证明阅读其实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事情。其实他们这么做并非鄙视书生，而只是向饱学之士示敬的另一种方式。书生并不领会这样的善意，他只迷恋和牵挂着词句。他为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掩卷长叹，而血脉偾张，而绕屋疾走。屋外桃红柳绿，春天正在盛开，而他闭门为诗句中的春光易逝伤感不已。书生深信一篇文字能歼灭千军万马，并将超越时间不可磨灭。他深信自己的肉身只是为了召唤一些特定句子降临而准备的工具，而这些句子将长久地照耀这个世界。这是一种被书籍塑造并为新的书籍而存在的人生。但是当所有这些希望破灭，书生也会像挥金如土的富翁一样大手大脚地挥洒头颅，变成一具灿烂的血肉之躯。



驿站

一种平衡玩具悬挂在展厅空间的高处。大雁的身体和翅膀用木板切割成形，外表覆盖镜面不锈钢板。大雁翅膀下面的绳索上悬挂酒壶、酒杯等旅行生活中的器物。大雁身体下面的绳索被观众拉动时，大雁的翅膀即上下晃动，镜面不锈钢板将光线反射到空间各个角落。

驿站不欢迎那些把旅馆当作家的人，而是欢迎那些把家当作旅馆的人。在驿站，你远离家园，更远离权力中枢，但并不因此安全。驿站是刺客活跃的地方。弥漫在驿站的情感通常比较负面。孤独逆旅，凄风苦雨，荒蛮边野，狐狸和陌生人交替出没，所有的声响都被放大。所以一杯浊酒经常更具有慰藉的能量，而诗歌和鬼故事也更容易生效。



香格里拉

一个国家地理杂志的背包。内装按摩器可不断按摩背包者的腰部。背包上面带着牦牛头，头上刻有“禁止拍照”的标志。

香格里拉四周雪山环绕。访问者自觉地下跪，并遵从每一座寺庙绝然不同的思想。这些思想互相之间据说抱有宽容的态度。由空间幽闭产生的人间纯净，既诱发好奇也容易受到污染。幸而盛产蘑菇的香格里拉是无菌的。蘑菇只是想象的投射物，但照相机的镜头在这里容易发霉，只有想象力能够抵达深处展开探秘。因此在香格里拉形成的历史中，来访者的解读至关重要。以至于他们为香格里拉的地理位置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。裁定真相所需要的取证持续了很多年，到如今已经越来越混乱。



海风

椭圆仪发展而来的装置。滑杆上是风帆，推动舵把，陆地上的两座山会交替地交叉移动。

季风从海上吹来，带来湿润的空气。降水回来的同时，男人们也从南洋回到渔村。妈祖暂停了她在礁石上日复一日的守望。她回到家里，听着隔壁夫妻团聚时潮水般巨大的声响。当然有人没有回家。关于失踪者的传说千奇百怪。有的说他们和瓷器一起沉没在马六甲。有的说他们在一座大岛上开垦田地，并遵从故乡时就已经形成的敌我关系继续着宗族械斗。有的说他们另娶了番婆生儿育女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令人谈之色变的海盗其实就是他们的老乡。回家的人也待不了多久。等到风向南吹的时候男人们还要出海，带走足够数量的茶叶。他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回家的人数又少了一些，却跟来了一些信仰真主的长相怪异的生意人，他们说自己是前来寻找知识的。男人的说法总归不可理喻。妈祖意识到自己的男人永远不会回来了。第二天，她变成了一座灯塔。



僧

一个自动敲木鱼装置。木鱼上扎满钢针，钢针后连接头发丝。随着敲打木鱼钢针逐渐被震动掉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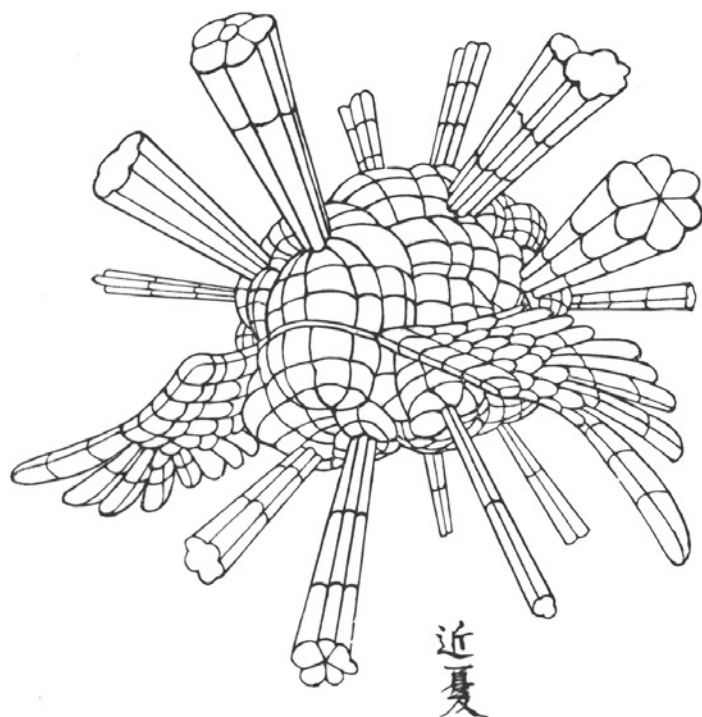
僧是一种赦免。出家是俗世死亡的象征形式。在失败之后并非死路一条，总是有一个空门可以遁入。我表态退出人间的纷争，此生休矣，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。我真诚地做出永远出局的承诺，理论上仇敌必须停止追杀，一切必须勾销。而超越之门总是会以慈悲的名义收留你。因此逃避在庙宇中是带有自我侮辱性质的行动。是关于谅解和遗忘，关于不报复和忏悔的宣言。骄傲者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。而放弃了骄傲之后，僧侣获得的特权是自由。僧侣获得的自由是放弃。放弃之后再无烦恼执着。僧，穿着放弃者的制服，看破了身份的虚妄的他，可能成为任何人行任何事，那是一次重生。他所失去的只是骄傲，而他将得到整个世界。



回忆录

一种压榨面条的工具。容纳面粉的地方为人头形状。眼睛和嘴巴部位透空，挤压时面粉会从这些地方挤出来成为面条。

需要提醒的是，回忆录并不一定真实。即使并非有意欺骗，记忆已经挑选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。追忆者挤压着自己的脑沟，年龄很可能已经使他无法分清希望和事实。回忆录是一个人从历史学家笔下夺回自己的时代的努力。不，我所经历的时代不是你们说的那样。这是一个人一生的最后一次战斗。所以很少有回忆录是忏悔录。更多的回忆录除了重温和炫耀美妙的时刻，主要是发起最后一次进攻。回忆录将收复饱经挫败的一生，把所有的委屈变成指控，把所有的敌意和背叛，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。最后，它还将用预言干预未来，这一点和遗嘱相似。最成功的回忆录，甚至将迫使历史重新撰写。因此，要尊重你身边每一个撰写日记的人。



近忧

一双鸟类的翅膀穿插在爆炸产生的云团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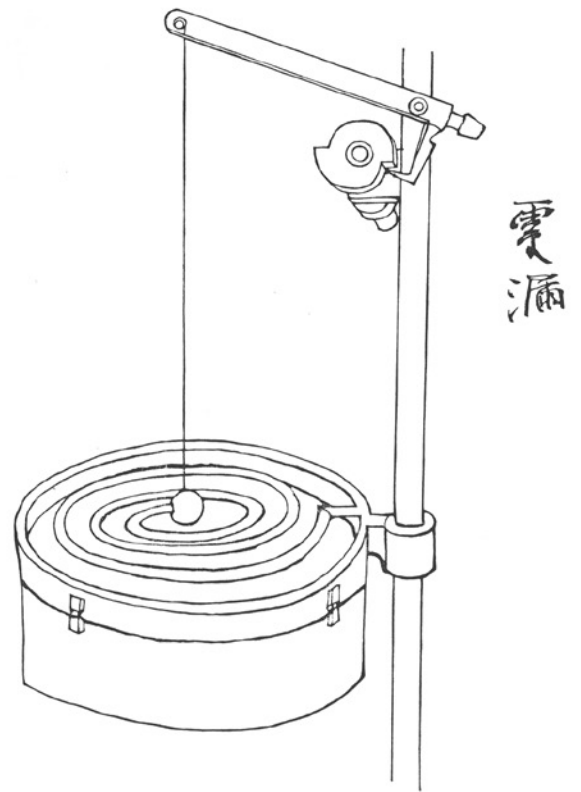
近忧纷至沓来，像冰雹密集地击打在身上，夏天黄昏的蚊子如影随形地盘旋在头顶，笼罩着生涯的每一寸表面。倒计时表上每一个数字的跳动，都把你吓得心惊肉跳。作为期限的奴隶，你早已心力交瘁。你成为不断地赶车的逃遁者。等米下锅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每件事都显得迫在眉睫，它们拥挤着吵嚷着要唤起你注意力的光顾。要接待这些排着队进入你生涯之门的事件，时间总是不够用的。但它们张牙舞爪的凶猛只是虚张声势，你随时可以像一个面试的考官那样斥退一种近忧。在你和近忧的较量中，你只需要重新回到挑选者的身份，然后你发现，近忧只是幻象。



象征

竹篾编织的罗马柱头，下部为竹条扎成的大象构架。用象鼻子部分和柱头下散乱的竹篾相连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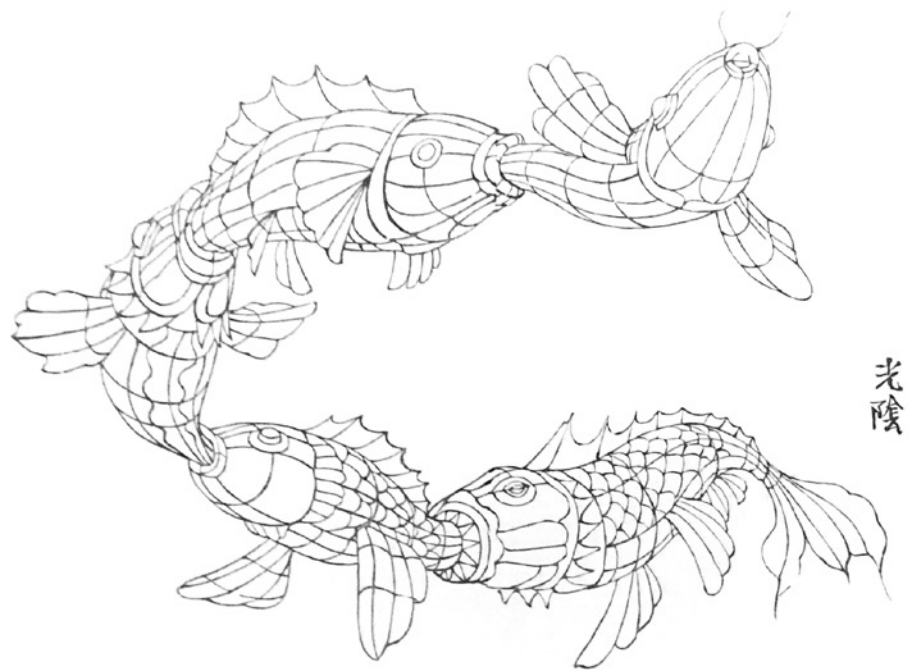
就像鬼故事漂染了蚊帐，剪刀和镜子欲言又止，象征无处不在。只要解释者心有不安，每一个事物都只是远方另一件事物的投影。每一个事物都蒙面登场，都层层叠叠另有深意，每个角落都在生产征兆和暗示。而那份被传递的信息自身也还只是一种表面，还有更深的意义藏在意义之下。象征的世界曲径通幽，把整个世界变成有待解释的文本。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阴谋论的世界，需要更多的敏感。你被图形和仪式所管理，你要穿透表层到达意义的权力中心，成为象征的设计者。在你获知所有的秘密之后，忽然发现这个世界的设计是如此随意。象征只是一种服务，它应邀前来提供壮胆或恐吓。在它退去之后，世界依然存在。



更漏

不锈钢细管盘成蚊香状螺旋形弹簧。中部为一颗不锈钢珠子，由细线拉伸缓慢地提起并突然放松弹回原位。拉起放松的结构由棘轮和杠杆操纵。

对失眠者来说更漏几乎就是酷刑。更漏响起之前的时间是如此漫长，它被一根越绷越紧的皮筋居心叵测地挂在半空。你为她提心吊胆，你为时间心碎。就在你几乎窒息的时刻，小水滴的声响被放大为冷酷的铁锤，每一声都重重地砸在心里。它引发的涟漪要过很多年才能平复。因此失眠者对更漏怀怨在心。他不知道感激，由于更漏的鸣响，所有倾听更漏的人，正在互相陪伴。



光阴

传统竹锦灯笼工艺制作一群鱼。大鱼嘴里飞出小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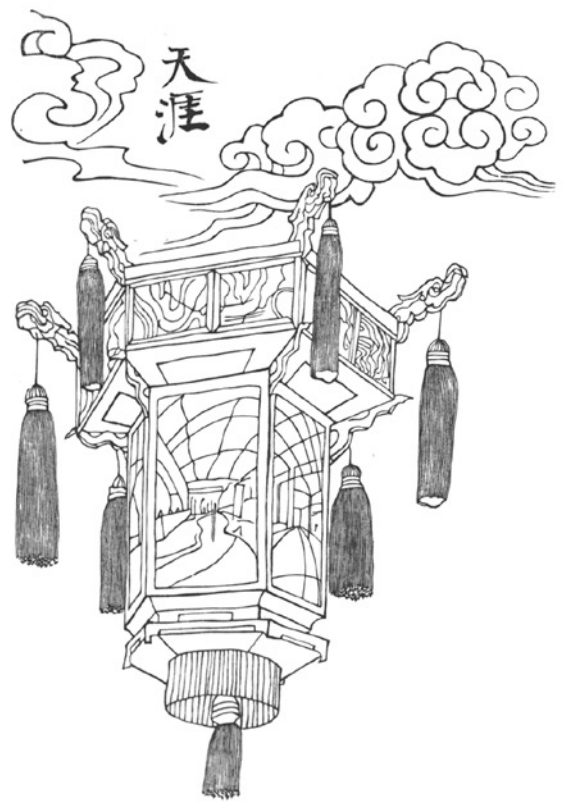
光阴是你在旅途中偶遇的一位智者。他随身携带着年轮和沙漏，他眼中的春光早已包藏着凋谢的意境。他用一块黑色的厚布，将桌上的一盏灯一点点地蒙上再一点点地掀开。他反复地忙个不停。随着他的忙碌，你看到他的桌面上慢慢长满青苔又慢慢退去。鱼塘里每一条鱼的嘴里都游出一尾更小的鱼。你看到他的须发越来越长，而他的眼中早就噙满泪水。你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人类对于时间其实一无所知。人类只看到光阴可惜譬如流水，就妄把时间和黄金往来比价。人类只看到光阴似箭岁月蹉跎，就妄把家都当作逆旅。等到他们将死，他们还叫嚷着要回家。他边说边摇着头，手中一点都没停下。他把灯遮挡了再打开。他说你把自己当客你总是在赶路，那我再给你一百年又有何用。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你就到站了。你该下车去了。



禅定

两个鹤灯。一个内置单绿激光灯投射心律纹。一个顶着可转动的陀螺仪星球结构和稳定的长明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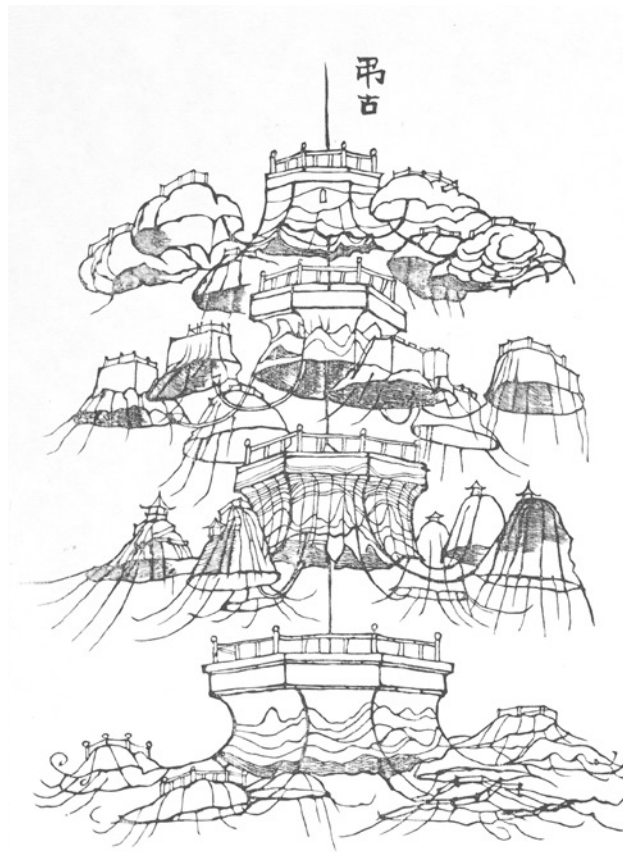
禅定是一整套技术。从调息到调摄心神。从逻辑推论到体验的次第分层。一层层把身体送入神奇的解脱。把自己的鼻尖注视到万物融解为止。这套技术最初用来对抗世界的散乱和诱惑直到外不着相。再转而用来降服自己不安宁的内心直到内不动心远离妄想诸念不起。心在入静入定之后八风不动了无贪爱染着。心由定中生出坚定和智慧。禅定是疗伤的洞穴。是我在世界中为自己设置的一块反击的根据地。不管天崩地裂沧海横流，我总是可以退守在禅定之中修复成清净之身解脱之心。拥有了禅定的技能之后你还需要返回这个喧闹而混乱的世界。你将用安宁的表情击垮他的歇斯底里。你将用漠不关心粉碎他的搔首弄姿。对世界的疯狂来说禅定自身就是一种批判。



天涯

六角两层宫灯由液晶电视和数码相框组成。上部数码相框为谷歌地球旋转画面。可接收电子邮件，由特定人在展览期间不断发送和更新图像。下部竖立的液晶电视图像为各种国际机场的全景图片。

天涯曾经远不可及。置身于天涯，不但是空间的边远更是文明的弃地。天涯之远，是帝国的边疆渐渐模糊之处。在天涯，文明被稀释成一个人独对天地的抽象场景。所以经常造访天涯者，比起热衷于帝都繁华的人显得目光更深邃。于是天涯始终是历史中声名显赫的胜地。天涯挤满了断肠人，沦落客，芳草斜阳和诗歌。每一个抱怨的人，有所求而不得的人，都可以把自己所处的地方称为天涯。所以翠华咫尺隔天涯。天涯就在每个意气风发的人的隔壁。实在厌恶了人群，你总是还有天涯可去。但是帝国只有天下，不允许有天涯。随着帝国的扩张，往天涯的航线也已经开通。通缉令之下，如今已没有天涯。



吊古

竹编的大型吊灯组。塔状结构每层上有栏杆，挑出的小灯下部为浪，中部为山，都有栏杆。

凭栏者所见的都是他自己的镜像。栏杆帮助身体克服了恐高，灵魂才如此轻盈和孤独，目光才能如此毫无牵挂地向极远处投射。目光一远就迫降在历史之上。危楼所俯视的总是时间。繁华已成废墟，英雄和美人已成枯骨。奇迹般的宫殿和陵墓都是花盆，而苔藓总是最后的胜利者。明月默默观望，远处的山川风景陵墓宫阙，都是他念念不忘的恨事。他所怀想的人，都和自己有几分相似。其实他就是他们中掉队的一个，他们就是他本该战斗的时代。兴亡满目触景生情的凭吊，并不总是悲慨愤恨苍凉无奈。还有翻案文章要做。他的目光终于回转到此处楼台，把栏杆拍遍。吊古者的涂写已经层层叠叠，粉壁和梁柱更无空处。历代的凭吊者早已说尽兴废事和千古愁，前朝的凭吊者自己也已经成了凭吊的对象。他终究意识到自己汹涌的情绪了无新意，他从此失语。